

20 世纪
世界 诗 歌 译 丛



汪剑钊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勃洛克著;汪剑钊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3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844-0

Ⅰ.勃… Ⅱ.汪… Ⅲ.抒情诗—作品集
俄罗斯—现代—Ⅳ.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3602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勃洛克抒情诗选
作 者	勃洛克
责任编辑	罗 辑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44-0/I·802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圈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诗坛，人们如果想寻找一位普希金式的人物，亚历山大·勃洛克应该是最无可争议的人选。他的创作既继承了俄罗斯沉郁、感伤、凝重的哲理抒情诗传统，成为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又以神秘的笔触展示了躁动、荒诞、虚无、绝望、放纵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代宗师。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世界重点纪念的文化名人之一。

1880年11月，亚历山大·勃洛克诞生于圣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小勃洛克出生不久，父母由于感情不合而离异。自童年起，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居住在外祖父的夏赫玛托沃庄园里。外祖父曾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校长，他的几位姨妈也都爱好文学和艺术，从事过翻译和写作。根据他的自传记述，他“在女性温柔的爱护下，远离粗野的生活”而度过了一个“蔚蓝的春梦般”的童年。这一生活环

境对诗人以后创作中阴柔美风格的形成不无关联，而神秘的女性原则之为诗人接受并发扬就更不是一件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了。

勃洛克的母亲是一个喜怒无常，略微带点儿神经质的女人。她写过诗，搞过文学翻译，一生都在忍受心灵不平衡的痛苦。她喜爱在所有的现象上寻找宇宙的“秘密的原因和神秘的影响”，对艺术表现出来的强大魔力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在她看来，好的文学作品应具有“宗教的思想”。勃洛克自幼年起就受到了母亲的一些神秘主义思想的熏陶。据称，勃洛克“所有的儿童读物，童话，茹柯夫斯基和波隆斯基的诗歌，理所当然地由她（勃洛克的母亲）选定”（M·A·别克托娃《勃洛克和他的母亲》）。

如果说母亲给勃洛克灌输了书本上的神秘主义思想的话，夏赫玛托沃庄园则直接给了勃洛克以体会自然之神秘的感性经验。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这座古老的贵族庄园，丘陵起伏，环绕周围的是茂密无边的大森林，沼泽地和峡沟星罗棋布。清晨或者傍晚，行走在枯枝铺设的小路上，眺望蓝色的远方以及袅袅飘浮的云雾，安谧灿烂的朝霞和明媚奇丽的夕照，未来的诗人总是禁不住会浮起神秘的感情响往，从而在心底留下一幅幅“心灵的风景画”。勃洛克以后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泛神主义无疑在当时就已埋下了等待萌芽的种子。



1898 年 12 月，勃洛克写了这样一首诗：

“美人，你牢牢地统治一切，
把草地上的花朵铲平。
可你征服不了我的心灵，
我不能够爱你！
这世界上另有一个可爱的形象，
如今你对它一无所知。
我将弹着忧郁的竖琴歌唱，
我将以整个心灵为爱情悲泣。”

诗中所述的“可爱的形象”就是后来成为诗人的妻子的门捷列耶娃。勃洛克在这位体态丰满的少女身上产生了某种幻觉，找到了自己神秘主义哲学观念的寄寓所在。诗人对她的狂热崇拜驱迫他将对方看成是真善美的化身，永恒女性的人间体现。神秘的女性原则便逐渐在勃洛克的头脑中确立了起来。正是受着这种想像力的驱动，勃洛克写下了一首又一首抒情诗，几乎是以一种日记的形式，把一个少年纯洁的道德、澎湃的激情和对人生美好的憧憬生动地反映了出来。1904 年，这些作品被汇集成一册，冠以《丽人吟》的书名出版。诗集的出版，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很快为作者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勃洛克也因此而跻身于俄罗斯最

优秀的诗人行列。此后，在勃洛克的整个创作中，“丽人”形象一直贯穿其间，不断地变形为“陌生女郎”、“白雪姑娘”、“法伊娜”、“女王”、“宇宙主宰”、“菲娅仙子”、“卡门”等，以变奏的形式阐述着“永恒的女性”的主题，期望着以美或温柔来拯救世界。直至 1918 年，诗人写出长诗《十二个》，以一名象征主义诗人的激情，对所处的风云时代作出了敏感的反应。他在结尾处设计了一个基督的形象，依然表达了他对温柔的人性的理解。

除《丽人吟》以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歧路集》、《城市集》、《意外的喜悦》、《白雪假面》、《可怕的世界》、《报应》、《抑扬格诗集》、《意大利诗抄》、《竖琴与小提琴》，长诗《夜莺花园》、《报应》、《西徐亚人》、《十二个》，组诗《祈祷》、《死亡的舞蹈》、《黑血》、《佛罗伦萨》、《十二年后》、《卡门》，戏剧《草台戏》、《陌生女郎》、《命运之歌》、《玫瑰与十字架》，论文集《俄罗斯与知识分子》等。这些作品就像一块蛋白石似的，从各个侧面折射着勃洛克诗意的创造之光。下面，我们就勃洛克的创作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神秘主义做一点探讨，以求为读者进入勃洛克的诗歌迷宫提供一个确切的入口。



一、勃洛克创作上的神秘主义之渊源与世纪病

人类在茫茫的宇宙中生存,时不时地会受到各式各样的神秘情绪的侵扰,在层出不穷的偶然中间感受着命运的必然。神秘主义几乎是与人类同步诞生的,随着几千万年的斗转星移,依然没有丧失其最初的活力。即令是在科学与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神秘主义的怪影仍一如既往地人类的意识领域内飘忽不定。神秘主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勃洛克的文学贡献之一就是用诗歌在生命运行的轨迹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出色地传达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神秘体验,天才地建筑起一座美的神殿,使每一个进入这一殿堂的人都得到了性灵的陶冶和情感的净化。在勃洛克的笔下,神秘主义被诗的光彩所照耀而展露了奇幻迷人的魅力。

考察勃洛克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我们绝不能脱离他所从来的那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诗人在其自传性的中篇小说《一个多神教徒的忏悔》里写道:“我是一个俄罗斯人。而要知道,俄罗斯人全都会想到教堂。”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俄罗斯是一个极富宗教感的民族,宿命的神秘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为人们遐想神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天灾人祸曾

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脚下广袤而透着无限神秘的土地，也常常引发他们对人生、对自然的哲理性思考与探索。然而，这块沉默的土地又极少能给他们以明确的答案。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俄罗斯民族谜一般的性格，并在其高级的文化形态之一——文学中体现出来，形成了一个神秘主义文学传统。

茹柯夫斯基是俄罗斯神秘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被勃洛克引为自己诗之灵感的“第一位感召者”。《十二个睡美人》是茹柯夫斯基汲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对其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一部神秘主义叙事诗。作品在轻快的韵律下，洋溢着真挚的感情，在时隐时显的神秘主义氛围里，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中世纪勇士瓦吉姆拯救十二个睡美人的故事。诗的结尾，作者在为睡美人找到的“归宿”中融入了自己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除茹柯夫斯基以外，俄罗斯诗歌史上的“纯艺术”流派对勃洛克的神秘主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被诗人视为精神上的“亲人”。属于这一流派的费特曾这样说过：“啊，我在痛苦中感到无上幸福！”“我在心中沉醉于令人苦闷地甜蜜的、疯狂地幸福的痛苦。”费特希望能够传达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转瞬即逝的情绪，在他的诗作中，常常飘过一丝淡淡的却绝非浅薄的忧郁，它们借助于一个个人格化了的自然景象神秘地潜入读者的心田。勃洛克在1902年的



笔记中写道：“从预言角度看，费特要高于丘特切夫，因为他感到并鲜明地体现了丘特切夫还在模糊地梦想着的东西。”

十九世纪末，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经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诗人的符·索洛维约夫的翻译与阐述，在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柏拉图认为，超脱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念”，是万物的本真所在。艺术家模仿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又是模仿理念世界的产物。因此，艺术只不过是“影子的影子”而已，和“真理隔着三层。”为了说明柏拉图自己心目中真实的文艺是什么，他又从“理念”说出发，进一步提出了“迷狂”说。柏拉图告诉人们，世界本来具有一个大灵魂，它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分裂为一个个小灵魂。所以，这些分裂出来的小灵魂每当受到人间的事物昭示和启迪时，能够回忆起在依附肉体之前的大灵魂，从而得以窥见那个本真的永恒世界，在观照“真、善、美”等最高理念时，产生一种“迷狂”的幻觉。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诗人最容易创作出接近“真理”的作品。

索洛维约夫在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宇宙魂”的理论。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将“宇宙魂”具象化为“永恒的女性”原则，常常通过抒情主人公回忆、渴望和等待与“她”会见的描写，表述诗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种种神秘的感觉。索洛维约夫把“彼岸”世界寓居于这样一些形象之中：“非人间的梦幻”、“秘密的女友”，“女王”，“纯

洁的鸽子”，“上帝的闪光”。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现实生活就像是“一群沉默、拥挤地飘翔在周围的梦幻”，在这些沉重的梦幻里，世人在苦苦地寻找那个“美丽的影子”。“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在索洛维约夫的笔端，表现为“灵魂之中有两股永恒的势力怀着敌意悄悄地汇集”，“奇异地纠缠在一起。”这种宇宙性的渊源悠久的敌视必须通过殊死的搏斗方能得到解决，有时，它们的决斗甚至会扩展到人世以外的地方。在索洛维约夫的身上，深深地烙印着宿命论的神秘因素。当时，索洛维约夫被青年一代奉为精神上的导师而受到倍加尊崇。在他的学说的影响下，俄国象征派诗人中间出现了其“永恒的女性”原则的变形，如别雷心目中的“阿霞”，伊凡诺夫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梅列日柯夫斯基夫妇的“第三约”（继“旧约”、“新约”之后）思想，等等。其中，勃洛克的诗集《丽人吟》中对“丽人”的歌吟，更是筑基于索洛维约夫学说的青出于蓝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索洛维约夫的学说和流行于欧洲的一股“世纪末情绪”相融合，一起对俄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影响。当时，在俄罗斯人中间，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有一部分人丧失了坚持某种信仰的牢固根基，他们发现科学与文明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填补生活中的不完美，相反地倒是暴露了更多的人性弊端。人与社会则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牢牢地控制



着，理性地感到了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怀疑主义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一部分敏感的人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无法穷尽世界的神秘而到达澄明的境界。与人类对世界探索的深入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更大的朦胧和神秘。人们在解决了一个疑团之后，又会被另一个疑团所缠绕，无论是省察人的内心和审视人的周围世界，求知与已知是在同步地增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使得神秘主义得以重新滋长起来。一部分科学家甚至把科学和神秘主义看成是人类精神的互补体现。认为“两者都是需要的，并且只有补充才能完整地理解世界。——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综合，而是在神秘主义的直觉和科学分析之间的一种动态的交替相互作用”（参见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人们相信，有许多事情，“不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叔本华语）。

勃洛克绝对不能算是一个远离社会，仅仅是躲在象牙塔中搞些精雕细琢的小玩意儿的诗人，他对所处的那个时代显然是有敏锐的感受的。勃洛克认为，“疾风暴雨的时代中，诗人内心对最温柔、最隐秘的渴望与动荡不安的暴风雨交织在一起。”经受着时代的动荡不安，勃洛克不能不受到当时的“世纪末情绪”的感染，据诗人自述，当时“普遍的和高级的神秘主义同我个人的和低级的神秘主义混合在一起。”他在自传中写道：“到那时为止，我懂得了弥漫旧世纪

末和新世纪初的空气中的神秘主义,我被我在自然中所见的标志所激动,可我将这一切看作是‘个人的’,小心翼翼地人们对人们加以隐瞒。”这段话向我们证明了勃洛克创作中的神秘主义与时代的氛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学者鲍拉(C·U·Bowra)在其论著《象征主义的遗产》中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当宇宙性的绝望压迫他整个生命时,他以先知的力量预见了恐怖的悲剧。”

二、勃洛克对神秘世界的探索

勃洛克在一篇纪念易卜生的文章中认为,每个艺术家的心灵都充满了恶魔,它们越是可怖,就越是迷人和美丽。而同时总会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引导他们去探索真理。勃洛克的这一观点贯彻到实践中去,便是诗人自己的作品常常在真挚的抒情里渗透了对人生真谛的哲理探索。因此,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能够听到引导着勃洛克的那个神秘的声音。诗人的一位同年级同学格罗莫夫便称勃洛克为“一个沉思者,似乎总在聆听某种神秘的声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勃洛克是如何对神秘世界进行探索的。

世界上最为不幸的动物大约当数人类了,而造成这不幸的根源便是人类特具的感知和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时不时地在欢愉鲜活的生命中体会和意识到死亡的森然



可怖。由于意识到“我现在活着”，但“我将来要死”这一客观规律，一种悲凉的情感便会从心底油然而升起。而对生命的眷恋则驱使着人们去寻求达到“不朽”和“永恒”的途径。于是，赋有这种寻求意愿的人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停地滚动命运的巨石，通过永无休止的劳作，体验冥冥之中的神秘。勃洛克，这位异常敏感的诗人，不能不感受到弥漫于人类意识之中的悲剧感。生与死之间尖锐的矛盾不断地变形，不断地刺激他，使他为那些无穷无尽的奥秘而感到困惑和迷惘。这样，神秘感作为一种宇宙性的意识无可阻挡地潜入了勃洛克的心灵深处，在那里寻求可以寓居的栖息所。勃洛克的《司芬克斯》一诗便提出了一个反复循环着的生命的困惑：

“沙漠无声的童话在蠕动，
头颅高高地抬起，
悲伤女神的话语在颤动，
准备飞离她的舌苔。

愤怒的眉毛断成两小截，
爪子正插向沙粒，
在被遗忘的蠕动着舌尖上
我将听到爱情这一被遗忘的单词。

它伸直了脚爪，准备
钻入松散的沙层。
我面前又是——惟有秘密的暗示——
隐藏的幻想之庆典。”

生命，这个司芬克斯，用一个个难以猜解的谜语横亘在人类面前，制造了数不清的神秘缠绕人类。诗人面对“夕照下的黄昏”，感到惘然无措，禁不住向心目中的“丽人”求援：

“莫非是你点燃起激情，
去铸造这无数个光环？”

命运的孤独也是生命给予诗人的难解的谜语之一。在人的一生中，谁都无法逃避开孤独对他的笼罩。而最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便是：一方面人们极度地厌恶它，排斥它；另一方面又不可思议地需要它。工业文明的兴起，使城市如雨后天春笋般地蓬勃发展了起来。在富饶繁华的表象之下，人们被隔离进一只只孤独的魔匣，每个人都感到面前有一道堵塞沟通的厚墙，寻求自我保护的意向使他们感到“人心与人心是那么疏远，就像星星与星星那样无法接近”（巴尔蒙特）。“别人的心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道路通向那